

杨窑印象记

● 魏郭

如果说，杨窑是挂在天上的一个古村落，有点夸张了。但是，当你坐着车子或者开着车子，在七扭八拐的靳马线上走一段盘山路，走近它的一个自然村——碗沟组，你就会觉得，它真是挂在半空中的一个村落哟。

反正，我去杨窑采访了很多次了，依然没有走完它的七个自然村。

杨窑，石洞沟，碗沟，西坡，寒蟒沟，白水泉，大坪，如北斗七星，镶嵌在半空中，若隐若现的样子。一座山头连着一座山头，山间，古木蔽日，溪水低唱，民居散布，鸡鸣树颠，牛羊咩咩，人迹寥寥，恍如世外秘境。

惟其如此，方觉乡村工作的艰辛。

第一次走进杨窑，大约是4年前吧。彼时，我去采访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路方平快人快语，干工作雷厉风行，但为人却家常平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不到，这个村部就挨着大峪镇镇区的村子，竟然东西横亘数公里，群山中居住着那么多乡亲们。因为路队长出色的工作，我才得以慢慢熟悉了村里的乡亲们。

第一次到访，是因为工作队要给黄河对岸的石洞沟组修建跨河的路桥。2020年的三月，春光明媚，山花烂漫，趁着春水刚刚涨起，路队长协调了一些资金，购买了水泥、石子、涵管，租用了大型机械，风风火火开工了。

看着世代居住大山的乡亲们马上可以顺顺当当过河了，我的心里也特别欣慰。

我望着河对岸看不见踪迹的石洞沟组，问路队长村子还有多远，他笑笑说，不远，但路不太好走，哪天你有空，一起去村里感受一下。

因为赶着回去发稿，竟没去成，那大山里的村落，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第二次到访，是一场洪灾之后的若干天。在杨窑村部，我向东望着原本温顺的黄河，此时黄水涛涛，宛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由于洪水冲垮了很多道路和桥梁，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有的无法购买到面粉等物资，有点小饥荒。驻村工作队就协调广西柳州的一家螺蛳粉爱心企业捐赠了数百箱螺蛳粉送到乡亲们手中。

离开盘旋的靳马公路，我和工作队队员们踩着泥泞的小路，第一次走进了群山环抱的碗沟自然村。村庄里，一片大水过后的狼藉，通往村庄的水泥路，紧邻河道，由于洪水掏空了路基，路悬在了半空中，岌岌可危的样子。村民的房屋有的被冲垮，有的墙壁被山上倾泻下来的泥石流冲出一个大洞，连屋里面的桌椅都漂到了院子里。

队员们扛着螺蛳粉，一家一家给乡亲们送去，以解燃眉之急。我那时想，若没有天灾，这是一个多么安宁的小村庄啊。

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宁静的小村庄，实际上是落后和贫穷的，这也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伟大意义所在。

自小生活在农村的我，对这里的一切感到熟悉而亲切，我喜欢与这里的乡亲们交谈，他们的朴实率直，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乐观主义，深深地感染着我。

我喜欢与路队长攀谈，喜欢听他讲山里的故事。他刚到村里，村干部骑着摩托车带着他去村民家走访，因为山高路陡，他心惊胆颤，连车也不敢坐，总是步行翻越一道道山岭；后来习惯了，胆也练出来了，自己敢开着车翻山越岭，而畅通无阻。那些我未曾听过的贫苦户的有趣故事，实在是小说里面一个个最好的片段。

看到他们与村干部、贫困户熟不拘礼的言行，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他们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的。

这乡村真是一个干群关系的大熔炉，也是创造一切奇迹的伟大的地方啊。

我喜欢着杨窑，喜欢这里的山水，喜欢这里的干群，也喜欢着这里悄无声息中发生的每一个变化。

她与中国所有的贫困村发生的伟大变迁似乎是一样的，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质，这是我最喜欢的。

我喜欢上这里，所以一次次走近她。

窑洞，石墙，瓦房，牛舍，羊圈，鸡窝，老桥，大槐树，老榆树，金黄的山杏，火红的石榴，蹲在墙根的老人，山坡上翻耕的老农，这是我极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古典和传统的因素。

铺了沥青平展的公路，新修的桥梁，装饰一新的民居，琳琅满目的农村超市，高台上停放的轿车，翻看抖音的村妇，戴着耳机听歌的少年，这也是我所喜欢的，因为我看到了奋进向上的力量。

前不久，当我听村干部说，杨窑已经申报成功河南省传统古村落，正在申报国家级传统古村落时，我的心里又是一喜。

我在心里说，有空的时候，再去杨窑走一走。

三月

● 刘凤香

卸下去年的残妆
三月闲坐在湖边
像个被岁月厚待的美人
任桃花开上地的粉面

春笋破土而出
绿意向群山奔跑
它们欣欣向荣的样子
让三月充满希望

多么轻的光阴啊
如风中乱飞的柳絮
一年一年的
就改了朱颜

雨水在指尖滴落
湿了谁的青葱年华
玉兰花像白色的灯盏
照亮晚归的蝴蝶

被阳光擦亮的天空
是飞鸟和云朵的故乡吧
那些自由来去的精灵
总让我莫名地惆怅

柳丝窃笑着悄悄萌芽
总有等不及的孩子
折一支柳笛
叫醒这如诗如画的春天

要活得有意义

● 万坤山

世间的美好
就藏在平凡的日子里
流逝的时光
是岁月的馈赠
也是人生
积攒的宝贵财富

热爱生活
才能找到生活的乐趣
抖落肩上的疲惫
寻找内心的坚强
人生不是简单的生存
生命要活得有意义

春天是一个葳蕤的拐点

● 李晓伟

吹开了花海绿了小河边的杨柳，解开了人们心头积压着的烦懣和希冀，在春风下喷薄成一道激情奔涌的洪流，挡也挡不住。

我们终于送走了让人小心翼翼的冬日，迎来了欢快明丽的春天。

立春了。这只是节气上的，天气依旧寒冷。我们已经站在了明晃晃的春天，对于仍旧强劲的冬的尾巴，我们必须让稍显单薄的春继续淬炼。

冬暮春初，大自然从冬的严寒向料峭的初春走来，寒冷犹在，温暖却已启程，即将欣然而至。春天是一个葳蕤的拐点，在经历了冬天的蛰伏之后，风和日暖，万物复苏，生机盎然。

这是一个怎样的季节呀，春暖花开、春光明媚、春日盎然、春风化雨、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这样无限美好的词语，在人们的无限期盼中，已经几乎不够用了。

每一个等待春暖花开的日子都是如此美妙。松软的土地，芬芳的青草，抽芽的新枝，半开的花朵，总会随处不期而遇。春天是一树一树红梅的暗香盈袖，是春风十里的万朵温柔，是应随啼鸟识花情，最悦耳动听的春林里的欢然鸟鸣。是青碧的湖水中自由嬉戏的鸭群灵动而和谐的春之乐章。是柳条轻拂春风，摇曳生姿，絮絮着千古折柳的春之别离。是在大自然的神奇里，万千生命蠢蠢欲动的每一个微小的声响。

且不说春天那“百般红紫斗芳菲”的烂漫，也不说春天那“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惬意，更不说那“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好寄寓，人们喜欢春天，更多的因为它是播种的季节，播种生机，播种美好，播种梦想，播种未来，播种希望，让人总是精神振奋，信心满满，与它相拥，会觉得有颗梦想的种子在萌动，有种万丈的激情在燃烧。

揭开春的序幕的，是“沾衣不湿”的杏花雨。那雨或早或晚，或密或疏，润物无声，沁人心肺，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悄然而至，让人感到意外，感到惊喜。

这只是表象。真正揭开春的序幕的，是人们那不甘沉寂的心。

阳光一天一天和煦温暖，连吹在脸上的风，也柔柔的、痒痒的、酥酥的，软软的。在春天，在一切生命的迹象里，都旺盛出一种盎然，一种勃发，一种向上，一种期盼。满世界的生灵，好像都在比赛着生长的速度。

没有百花的深情款款，春天肯定是不能叫作春天的。所有的花儿仿佛攒足了劲，互不相让，争先吐艳，一步步、一点点、一片片，扮靓着春天的颜值。

一冬的心事，借东风小雨抽上枝条，嫩芽柳瓣诉尽心底。这洞游于心灵的清瘦，走进濛濛细雨，走进鹅黄嫩绿，走进恼人的骚动不安。

春天里，人们的每一个毛孔都很舒展，每一根血管都在扩张，仿佛体内有一股无法按捺的潜在奔涌，有股精气神在上升，自己的生命和自然界的万物一样，正在萌发、律动，进入一个新的生长高潮。天空的闪电，苍穹的雷鸣，犹如声声战鼓，在耳畔回响；恰似澎湃的春潮，与壮心和鸣……

春天没有彩排，无时不在直播。一花凋零，终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任我们遇到什么无法抗拒的磨难，都无法阻止季节的迁徙。春天，就这样把精彩奉献给人间，我们又该如何回应这场精彩的表演呢？

春天是张扬的，这张扬中或许是带有几分自傲，但更多的是自信与对未来的希望。

春天朝着一个方向：朝向叶子，也朝向根须。春天涌动着一种渴盼，一种期许，在你的脸上，他的脸上，我的脸上，在时光的脸上，在大地的脸上。

因为自信，所以她敢于展示自己的美丽。春天这般勇敢地将自己的美展示出来，供人欣赏、评价，这难道不是值得赞扬的吗？春天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带着无数新生的生命，勇敢地走向明天，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春天的热情是无法阻挡的。春风化雨，送来一年的约定。一场杏红李白，迎来百花闹春。细雨催春，大地春暖，一番好雨，多少春天……绿色的升华，执著的生长，春天的到来，又把世界托起了一轮崭新的希望。

只要春天还在，我们就不会悲哀。因为，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

大潭坑

● 王全红

今天上午是哑巴日头。回老家十来天了，想到外边走走，到哪去呢？

常言说：亲不亲，故乡水。对，这么多年了，就去“大潭坑”吧。

说是“大潭坑”，其实就是我的家乡小山沟村西南位于盘龙山半腰的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小水坑而已。

你还真不能小觑这个叫“大潭坑”的水坑，那可是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要不咋会冠以“大”字呢！

说到水，我们村可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极度缺水的地方。比如外村的人看到谁脸上不干净，便会戏说你是小山沟人吧？由此可见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们村缺水的恶劣状况。

先辈们在村东头用斗土升米的代价打了眼深十丈的水井，由于地下水奇缺，一到干旱年份便只能到三里外的王牌沟去挑水吃。借水吃是要还的，看娶的媳妇会不会过日子，便是看她会不会巧用水。洗脸、洗衣服的水是不能随便泼掉的，是要用来和煤和泥综合利用的。

地下水没有，只能借用天上水啦。

先人们发现西南坡有一个天然的大石裂缝，宽约十米，长约十五米，深有四五米的样子，西深东浅。人们便在最宽处用石头和石灰砌了一道石墙，用以雨季收集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水，供村民饮用。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是要去挑水的。从家里出发，穿过西半截街，再顺着南下有半里左右的长长的陡坡，穿过下河，再向上爬十来丈的大石坡，才能到达“大潭坑”。从东边的斜坡下到底才能取到水。那时都是木桶，由于路非常不好走，碰坏桶的人不在少数。

本来是山上流下来的水，其中草根树叶、羊屎蛋等杂物就多了，一到夏季，那水上面罩着一层绿藻，水里孑孓、红红绿绿不知名的水生生物多的是。挑回家是得用筛过滤之后才能吃的。

想想：这是人吃的水吗？

没错，乡亲们就是吃着这样的水过了一辈子又一辈子，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我怀着饮水思源的心，从新村顺着小山沟水库南边半山腰的蜿蜒小路往前走。有的地方根本就没了踪迹，只能用手拨拉着前行。这一路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披荆斩棘”。一路过来，胳膊、腿上划出了多条红红的条痕。不过，我还是到达了我的生命之源的“大潭坑”。

在她面前伫立良久，我在审视，在想，你美吗？真的是说不上美，你丑吗？更说不上丑了。不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美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大潭坑”里的水，岂止只是濯了我纓，我足！我知道。

我终于离开她了。我在心里说，别了，我的“大潭坑”，抽空我还会来看你的。